



【文化杂谈】

想起斯美塔那

□肖复兴

今年是捷克著名作曲家、钢琴演奏家、指挥家斯美塔那诞辰200周年。想起好多年前的深秋，在布拉格，我和同伴从胡斯广场去有名的查理大桥，主人特意带我们步行，为了好好看看沃尔塔瓦河，这是一条最值得他们骄傲的河。

那时候，布拉格旅游还没有那么热，沿着沃尔塔瓦河走，街道很宁静，没有旅游城市那种人流如鲫的嘈杂。在一个街口，我偶然看见一个蓝色的街牌，即使不认识捷克文，从字母上也能拼出“斯美塔那”来，心里一阵惊喜，莫非这就是斯美塔那大街？便问主人，他们点头，并没有我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但是，这一发现当时让我隐隐地激动。将这条大街命名为斯美塔那，真是太恰如其分了。而且，斯美塔那大街，这个名字的音阶也极为悦耳。最重要的是，斯美塔那专门写过一首《沃尔塔瓦河》乐曲，而这条河就在旁边。

走在大街上，一下子像是和斯美塔那邂逅相逢似的，忽然觉得这条街是那样美丽。

那一天，我们路过这里时恰是黄昏，一街金色的树叶在头顶轻轻摇曳，一街金色的落叶在脚下瑟瑟作响。沃尔塔瓦河的河心小岛上更是美丽动人，那一丛丛金色的树木环绕成一幅绝妙的油画，树叶定格成为金子做成的叶子，树的呼吸和河水的涟漪化为一种旋律，一对年轻人正在旁若无人地拥抱接吻，成为画面中相得益彰最动人的一笔，天衣无缝地融化在金色的韵律里。让人觉得，如果恋爱，在这里才是无与伦比的，即使是普通的亲吻也会夹着那金色的韵律，浪漫无比，变成金色之物。满树金色的叶子飒飒细语，在为他们伴奏，也在为我们伴奏，同时，也在为布拉格伴奏。

当然，这伴奏的旋律应该是来自斯美塔那最著名的《沃尔塔瓦河》。一街高大树木上金色的树叶，在秋风中摇曳出斯美塔那《沃尔塔瓦河》那一个个曼妙无比的音符。

这时候，心里响起斯美塔那《沃尔塔瓦河》的旋律：开始时长笛和单簧管奏出美妙的音符，紧接着小提琴温柔地呼应，还有竖琴跳跃的泛音。然后，整个乐队有节奏地衬托着，此起彼伏，无数条清澈的溪水从四面八方涌来，汇成了这条河。这条河，因有了斯美塔那这首



乐曲，而时时荡漾着这样动人的旋律。在夕阳和晚霞的辉映下，这熟悉的旋律和着眼前的沃尔塔瓦河，一起波金荡银，宛如从水仙女那明艳动人的童话中流淌而来。

《沃尔塔瓦河》，是斯美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中的第二首。来到布拉格的世界各地游人，即使不知道捷克本土的其他音乐家，甚至连斯美塔那也不知道，但走在这条河旁，不会不知道这首《沃尔塔瓦河》。一个国家有这样一位音乐家，能为这个国家、这样一条河谱写下这样经久不衰的乐曲，实在是伟大的。

特别是想到斯美塔那谱写这首《沃尔塔瓦河》时，正是突然双耳失聪的沉重打击到来的时候，会对这首《沃尔塔瓦河》涌起另外一种感情。想想当这首乐曲正式演出的时候，斯美塔那坐在音乐厅中，却已经听不见自己谱写的旋律了，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情景？他曾经不止一次走过这熟悉的街道，可是，沃尔塔瓦河的河水流淌的声音，他听不见了；秋风拂动一街金色树叶的声音，他听不见了；街上走过的那些熟悉朋友的热情招呼 and 陌生人的亲切交谈，他听不见了……他该是何等痛苦！有时候，美丽的情景和美丽的旋律，就是这样和痛苦的人生、痛苦的心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意造成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们享受着美丽的同时，消

化着痛苦。

斯美塔那大街的尽头就是查理大桥，中间要路过民族歌剧院、五一桥和以捷克伟大画家马内斯名字命名的俱乐部，路不算太长。但这条路，斯美塔那肯定不知走过了多少遍，因为自从1861年斯美塔那37岁时从瑞典回国，到1884年他60岁时去世，整整23年，他都生活在布拉格这座城市，他的许多伟大作品，包括这首最负盛名的《沃尔塔瓦河》在内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都是在布拉格写出的，那是他音乐创作收获的黄金时代。他同时参与了创建捷克民族音乐的许多工作，我们路过的壮丽辉煌的民族歌剧院，就是他和许多人在1868年一起募捐建立起来的。

走在大街上，能让你的心充满诗情和对斯美塔那的感念。有秋风习习拂面，有落叶在脚下窸窣作响，有沃尔塔瓦河在耳畔潺潺细语，有斯美塔那的美丽旋律在心中轻轻荡漾，真是再美好不过的一段路了。

晚霞正在轻轻地飘散，暮色降临了，一片朦胧笼罩着斯美塔那大街和沃尔塔瓦河，查理大桥就在眼前，呈现出黑色的剪影，横跨在河上，紧贴在已经变成瓦蓝色的空中。一切变得模糊起来，街灯蓦地亮了起来，像是突然盛开在街道两旁的倒开的莲花。飘然而至的夜色中，斯美塔那大街立刻变幻了另外一种模样，银色的灯光映照下，整条街像是一条暗流的河，波动着粼光闪闪，水汽氤氲飘浮在上空，仿佛突然涌现出许多活跃的小精灵。大概因为查理大桥是旅游胜地，即使是夜色来临，前面依然是人影幢幢，喧嚣的气氛扑面而来，没有了刚才的宁静和诗意。有时候，人是美的创造者；有时候，人又是美的破坏者。

只有眼前这条斯美塔那大街上的这些树叶，还依稀看得见，还在耳畔荡漾着金属般清晰而响亮的回响。实在应该感谢我们来得正是时候，秋天使这些金色的树叶摇响起金色的交响乐，这是比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所有乐队都要庞大的乐队，奏响一年四季最为辉煌的交响乐。在这条斯美塔那大街上尽情聆听这样辉煌的交响乐，指挥肯定是斯美塔那，能看得见他的手指正在晚风中舞动。他听不见，我们却都能听得见。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赵桂琴

最近，电影《周处除三害》频上热搜，这部犯罪题材电影以8.4分的豆瓣评分，炸裂的口碑轻松碾压一众热片。刷过N条小视频，又完整观看了一遍影片，再次确信“观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实为颠扑不灭的真理，《周处除三害》的确是一部能够触及灵魂的好片。

个人感觉这部电影最有价值的内核是揭穿了人世间精神PUA的真相，导演甚至以让男主角将那群执迷不悟的信徒集体爆头的极端表达，试图唤醒世间那些喜欢被精神催眠的人恢复自主意识。片中位居通缉榜首的黑道头子林禄和摇身一变成为拯救众生的教主尊者，这个人物塑造得很成功，必须承认，他的洗脑水平当数一流，他的言行放在现实中也极具蛊惑性，满嘴都是听起来颇有道理的哲理箴言，做的却是杀人骗财的罪恶行径。有人说，社会上的PUA者说的99%的话都是对的，待你接受后再用另外那1%来控制你。在复杂纷纭的网络世界，这样的PUA者比比皆是，且比电影中的尊者更难识别，而那些甘愿被洗脑、有意无意做了帮凶的跟随者则成为滋养他们野蛮生长的培养基。这部电影或许可以促使我们琢磨一下这几个问题：一个人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你是否拥有独立完整的自我意识，是否具备分辨和抵抗精神催眠的能力？你有多久没有静心思考过了？作为芸芸众生中渺小平凡的一分子，我们着实需要在“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和“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人生路上时不时停下来歇歇脚，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一点独立自主的哲学思考。

说到精神自由，庄子的“逍遥游”当是公认的最高境界了，这种无所凭借的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成为古往今来众多哲人墨客的终极追求。文学家陈鼓应曾说：“凡中国文人，到了四五十年纪，都会不自觉成为庄子的粉丝。”但怎样的境界才属于真正的“逍遥”？古往今来的学者有着各种不同的诠释注解，并引发了诸多争鸣，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魏晋时期支道林对向秀的跨界碾压。《世说新语》中记录了这个发生在魏晋时期名士圈的著名桥段。话说“竹林七贤”中的向秀以“适性逍遥”论在当时的清谈界风靡一时，他说：“大鹏之上九万，尺鷃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所待，然

后逍遥耳。”意思是宇宙万物，无论是大鹏还是麻雀，只要适性，都可以逍遥。众人一听，原来“逍遥”这种高大上的境界我们素人也能分分钟进入，纷纷对他路转粉，向秀便成为万民拥戴的文化“明星”。谁知没多久，突然跳出来一个叫支道林的和尚表示反对，他说：“夫桀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意思是夏桀和盗跖这样的暴君、大盗都是以残害生灵为性，要说适性就是逍遥，那夏桀、盗跖也是逍遥了？如此尖锐犀利的质问让“明星”向秀一夜坍塌，人们转而做了支道林的拥趸。大家都认为支道林推崇的“物物而不物于物”“玄感不为，不疾而速”更接近庄子的“逍遥”本义，于是支道林又成为被追捧的“新星”。这样的“造星”“毁星”故事自古至今不胜枚举，不足为奇。大众推手们在毁掉自己树立的偶像的同时，也许还会夹杂些许委屈受伤的情绪：当初咋就被他忽悠了呢？并不会醒悟到最应该进行的其实是自我反思：为什么老是膜拜于偶像脚下，而不是用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去思考和理解这个世界？鲁迅曾经引用过的叔本华那句“莫让自己的大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足以让我们警醒，而学习、借鉴、成长、独立，在精神上真正站起来，做自己的主人，说起来容易，却是很多人需要用一生去努力学习的独立行走。

被爱情挟持，为道德绑架，让深奥玄妙的言论迷惑，对权威盲目迷信……生活中的洗脑悲剧实在太多，此类司空见惯的社会新闻未免令人感叹，对于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言，实在是危险重重。有啥好办法避开这些无处不在的陷阱吗？这时如果有谁向你兜售锦囊妙计，你信以为真，无异于又自动投身进入一个新套之中。犹如婴儿学会走路靠的是大胆站起来自主向前迈开步子，想彻底摆脱各种PUA，必须培养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摒弃巨婴心理，切忌将思考的权利交给别人。比如说，如果有哪个专家、学者或大师告诉你这个世界是虚妄的，那么，你要先将这个专家、学者或大师的那一大堆头衔通通给虚妄掉，然后再想想看，如果他变成邻居老王，你还信不信他说的话？因此，想实现思想上的独立行走，首先得学会以魔法打败魔法。

（本文作者为山东海岱传统文化研究发展中心、致公党山东省文化专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协会员）

【观影笔记】

由《周处除三害》说自主意识